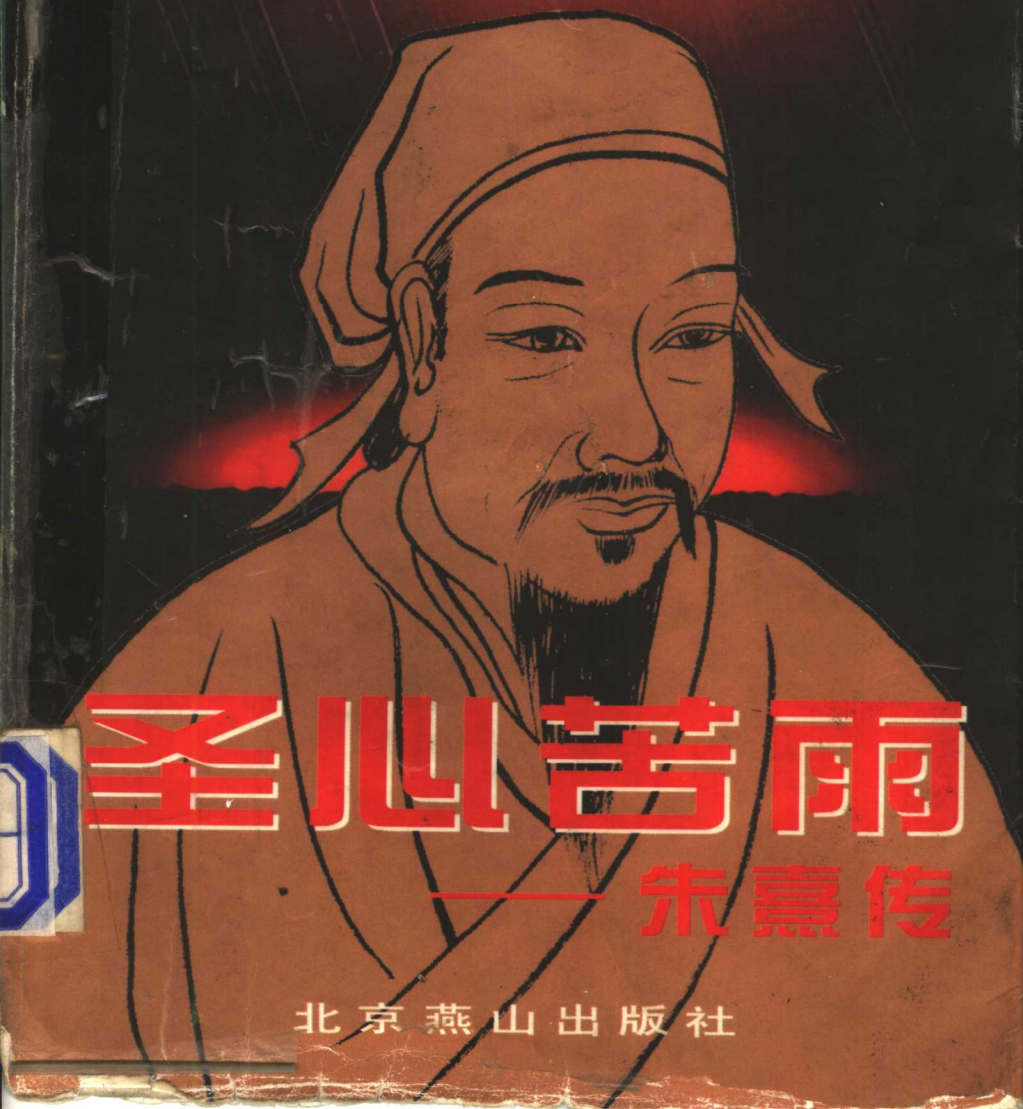


陈代湘 著

在源远流长的
中国文化长河
的大浪中，武
夷与朱熹正如
泰山与孔子，
是汹涌卷起的
两座洪峰。康
熙皇帝称朱熹
：「集大成而绪
千百年绝传之
学，开愚蒙而
立亿万世一定
之规。」



圣心苦雨

——朱熹传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1047/3
108

圣心苦雨

——朱熹传

陈代湘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心苦雨——朱熹传/陈代湘著. -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
1996. 9 (中国古代思想家传记)

ISBN7-5402-0141-X

I. 圣… I. 陈… III. ①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②朱熹-
生平事迹 IV. I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7215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前胡同36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*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375 印张 358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7000 定价: 19.80 元

有的人尊他为圣贤，有的人斥他为封建卫道士，本书作者则还他以鲜活的“人”的面目。书中主人公朱熹那激越的诗情，超人的智慧，缠绵的爱情，以及在官场上的刚直不阿，对人生特有的感悟方式，定会给读者留下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临安见闻	(1)
一 望湖醉诗 孤山遇险.....	(1)
二 虎跑试才 鉴殿抗疏	(19)
三 禁宫探信 虎穴刺贼	(35)
第二章 少孤力学	(55)
一 韦斋托孤 朱熹受学	(55)
二 小姐许心 书生斗豹	(74)
三 潭溪合卺 金榜题名	(88)
第三章 初登仕途	(111)
一 初仕同安 呕心办学.....	(111)
二 鏖战城头 宣教海滨.....	(130)
三 徒步拜师 赤心问学.....	(154)
第四章 辞召砺学	(170)
一 金殿奏事 崇安视灾.....	(170)
二 秋访潇湘 冬游南岳.....	(191)
三 寒泉砺剑 鹅湖论道.....	(212)
第五章 南康风流	(226)
一 诀别发妻 追祀先贤.....	(226)
二 复建书院 大修荒政.....	(239)
三 邀讲义利 杖惩凶顽.....	(253)

第六章 提举浙东	(268)
一 “卧龙”出山 计擒“硕鼠”	(268)
二 力劾不法 夫子结怨	(290)
三 弦歌武夷 情结丽娘	(315)
第七章 知守漳州	(328)
一 喜收陈淳 怒断噪蛙	(328)
二 痛治淫僧 智惩奸商	(338)
三 奏行经界 卜居考亭	(355)
第八章 潭州政绩	(371)
一 降谕洞獠 整治兵备	(371)
二 兴学岳麓 更建书院	(395)
三 袖简斩恶 安抚细民	(406)
第九章 侍讲被逐	(417)
一 宿儒侍讲 侂冑弄权	(417)
二 汝愚贬死 党禁惨烈	(429)
三 拔木崩山 大贤归天	(444)
尾声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	(452)

第一章 临安见闻

一 望湖醉诗 孤山遇险

万里东海之滨，千里钱塘江畔，举世闻名的西子湖，有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翡翠宝玉之上，给依湖傍江的临安古城增添了层出不穷的秀色风光。你看那幽深的灵隐，清雅的天竺，轻盈缥缈的苏堤，荷香酒冽的麝院，雪残梅开的断桥，夕照飞檐的雷峰塔，“太虚一点”的湖心亭；再听那“声驱千骑疾，气卷万山来”的钱塘涌潮，“山南映山北，钟声入翠微”的南屏晚钟……这数不完道不尽的湖光山色、古迹名物，牵动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、风流名士的缱绻情思。白香山“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是此湖”的名句，勾起了多少天涯游子对西湖的眷恋；而苏东坡的名诗：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又不知引得多少士子宦客流连忘返，如痴如醉。这如烟似梦的江南名湖，千百年来，不知溶进了几多哀艳缠绵的故事，淹没了多少惊心动魄的事件……

宋朝绍兴年间，一个雪后乍晴的仲冬之午，耸立在西子湖畔的望湖楼，在丽日雪光的交相辉映下，显得格外巍峨壮观。伴随着一阵“沙沙”的踏雪声，楼下雪地里走来了两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。两名男子并肩走着，不时地侧身交谈。只见右边那位头戴漆纱帽，身穿湖绿团花锦袍，腰系银带，足登皂靴，生得方面大耳，鼻大唇厚，胡须浓密，身形肥硕。此人名叫胡铨，字邦衡，

庐陵人，官居枢密院编修。左边的这位则生得面目清癯，大大的眼睛，修长的眉毛，略有髭须，中等身量，戴一顶深檐暖帽，穿一领阔袖皂沿浅蓝宽衫，系一条茶褐丝绦。他叫朱松，字乔年，祖籍徽州婺源，现任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。

两天后，胡铨要冒天大的危险去做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：上本乞斩当朝宰相秦桧，参知政事孙近以及秦桧投降集团的通金使臣、同签书枢密院事王伦。今天雪后放晴，他志同道合的密友朱松请他来望湖楼置酒壮行。

胡铨不明白，人心汹汹的临安城中，连街头巷尾都贴出了“秦相公是细作”的标语，圣上何以还要重用秦桧。这个“秦左脚”，本来已作了金人的汉奸，因为这几年金人战事不利，内部争斗剧烈，就把他放回来，待他把持了相位，同他一起自编自演假议和的双簧戏，以为缓兵之计。这一点连三岁小孩都看清楚了，圣上为什么还不明白？中间难道还有别种原因？胡铨不敢再往下想了，似乎直觉到这次奏本凶多吉少，心情更为沉重。

本来，两人今天是约好了去熟悉的钱塘门外丰乐楼，但听说望湖楼重新开张卖酒，便临时决定到这里来。望湖楼宋时又称先得楼，为乾德五年吴越忠懿王钱弘俶所建。当年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，最爱到此楼饮酒吟诗，有一次喝醉了，一口气写了五首《望湖楼醉书》，其中写得最好的一首：“黑云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地风来忽吹散，望湖楼下水如天”。在都城已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望湖楼也因此名声大振。建炎四年，金兀术纵兵大掠杭州城，此楼遭到毁坏。就在去年胡铨和朱松游览此楼时，还是油漆剥落，柱倒殿塌，遍地野草，一派衰败的景象。而眼下经重新修葺，朱红柱窗，飞檐流彩，兵火的痕迹被完全地遮盖住了。倘若不是想到金虏在北边磨刀擦枪，虎视眈眈，不是想到大半江山业已落入了贼虏手里，看到美丽的西子湖畔这雄伟壮观的高楼和湖中富丽堂皇的游船，还真以为这是泱泱大国的不凡气派和醉

人风情呢。

两个人径直登上望湖楼的顶楼，但见门首彩画欢门，设红绿杈子、绯绿帘幕、贴金红纱梔子灯。进门后，一直主廊，约一二十步，分南北两廊，皆济楚阁儿。十几个浓妆歌妓，聚于主廊櫺面上，以待酒客呼唤。楼上已坐了不少酒客。酒保见新到的客人衣着不俗，气度不凡，连忙过来招呼，把两人引到一个靠近湖面的小阁子里落座。接着就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香茶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客官先请用茶。这是用虎跑泉水泡出来的狮峰龙井头茶，有‘色绿、香郁、味醇、形美’四绝，喝了有通经活络、开胃利尿之功效。”

胡铨见酒保能说会道，口齿伶俐，微蹙的眉头扬了扬，端起茶碗呷了一口，果然清香醇美，名不虚传。朱松也喝了一口，点头称许。酒保趁机说道：“二位客官今天到小楼来品茶饮酒，可以说是有眼光。常言道，西湖之胜，晴湖不如雨湖，雨湖不如月湖，月湖不如雪湖。小楼依山临湖，前对断桥，正是观赏西湖雪景的最好去处。二位客官，点什么菜？”说着递上一块食牌。

朱松问：“有什么特色菜，推荐几个来。”

“哎呀客官，您这话问得在行，”酒保连忙奉承道，“凡到小楼来的客官，都要吃小楼的特色菜。小楼有生煸菠菜东坡肉，饿养的西湖醋鱼，黄泥封煨的叫化童鸡，还有龙井虾仁，火踵神仙鸭，鸡火莼菜汤。客官要喝酒，小楼有极浓极烈的‘东坡宴酒’，这是苏东坡当年在小楼宴请诗人骚客时苏小妹亲手酿造的家用酒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朱松和胡铨忍不住笑了起来。酒保连忙打住，“嘿嘿”地陪着干笑。

胡铨被酒保逗乐了，几天来一直盘踞在心里的阴云被暂时驱散，兴致渐高地对朱松说：“乔年兄，点菜吧，今天你我不谈国事，也学东坡居士一醉方休，然后也各来一首‘望湖楼醉书’如何？”

“如此，刚才说的这些菜一样来一份，如何？”朱松就是想要胡铨能高兴起来。

“不必那么多。我看，就来东坡肉，叫化鸡，醋鱼和莼菜汤吧，先吃，少了再添。”胡铨对酒保说道。

“好嘞！”酒保拖着长音答应一声，下楼去了。一会儿，先端来两小碗黄绿相间，细如灯芯的腌菜，摆在两人面前，再递上两双天竺筷。见两人有些疑惑，解释道：“这是小楼的特色，每位客官入席前，先免费奉上一碗小楼特制腌菜开胃，此菜也有名字，叫‘金针菊’，当年范文正公在小楼吃了此菜，曾作一副对联称赞：‘陶家瓮内，腌成碧绿青黄；措大口中，嚼出宫商角徵。’”

两人闻说，连忙夹一点送入口中细嚼，但觉清脆爽口，似酸而甜，胃口大开。恰在此时，酒保把四样主菜端了上来，摆上两个银饰酒杯，再把一壶烧得滚烫的“东坡宴酒”放在酒杯旁边，说：“客官请自便。”说完便知趣地走开了。

朱松把两个杯子满上酒，两人先干了一杯，然后各夹起一块炖得透烂的东坡肉，入口但觉酥香味美，肥而不腻，几乎是同时发出赞叹：“好肉，好肉！”

两人就推杯换盏，举箸动手，痛痛快快地吃喝起来。吃了一阵，酒保引来一名十七、八岁的歌妓，生得眼如秋水，唇似樱桃，纤腰袅娜，素体馨香。酒保说：“二位客官听曲儿么？这位秋棠姑娘能唱各种时兴歌曲儿。”

朱松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就让她随便唱一支来听听。”饮酒品茗，听曲观舞，这是临安酒楼最稀松平常的事。

秋棠姑娘款移细步，上前向两人各道个万福，退回去侧身坐在酒保给她端来的凳子上，轻弹琵琶，顿开歌喉，唱道：

朦胧月影，黯淡花荫，独立等多时。只恐冤家误约，又怕他、侧近人知。千回作念，万般思忆，心下暗猜疑。蓦地偷来厮见，抱著郎语颤声低。轻移莲步，暗褪罗裳，携手过

廊西。已是更阑人静，粉郎恁意怜伊。霎时云雨，半晌欢娱，依旧两分飞。去也回眸告道：待等奴、兜上鞋儿。

歌声缠绵暧昧，撩人心弦，引得对面座位上的酒客都停了杯箸，伸长脖子，眯缝着眼睛摇头晃脑地倾听。这秋棠姑娘唱罢，抱着琵琶，站起来又道了一个万福，立在一边等候客人发话。不料胡铨眉头拧成一个大疙瘩，恨恨地说：“亡国灭族，迫在眉睫，尔等却只会唱此类淫词滥调，腐蚀人心，真是可恶！”

秋棠受了抢白，吓得惊慌失措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。胡铨见了，心中又有些不忍，暗想道：“这些女孩儿也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，如今风气糜烂，勾栏瓦舍，茶楼酒肆中充斥的全是此类东西，怪不得她们。”想到这里，从怀中掏出一把零碎银子，丢在桌上，说：“拿去吧，不用再唱了。”

秋棠不敢上前。酒保以为胡铨还在生气，连忙过来解围：“客官息怒，刚才的曲子选得不对，得罪，得罪！叫他换一支曲子再唱。”

胡铨知道再唱也唱不出什么好词来，摆摆手说：“不用唱了，叫她走吧！”

酒保无奈，只得把银子收起，带着秋棠下楼去了。

胡铨心中仍余不快，走到窗前，叉着腰看雪。此时，窗外如银铸素碾，铺琼砌玉，皑皑白雪下的白堤和宝石山、葛岭宛若白玉雕琢，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明亮耀眼，近处，茶花和梅花枝头怒放，与冬天枯枝败叶的凋零情景形成鲜明对照。这如诗似画的雪湖风光，使胡铨心中渐渐明朗起来，他一遍又一遍地赞叹道：“好一派壮美的锦绣河山！”

“是啊，如此大好河山，岂可拱手让与番虏！”不知何时，朱松也站到了窗前。两个人指指点点，饱览着西湖的雪景。

看着看着，太阳忽然躲进了云层，棉絮般的飞雪又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。四周景物一暗，胡铨心情复又沉郁起来，触景生情，

仿佛觉得朝中的卖国投敌者有如这遮挡阳光，撒落寒雪的黑云，不驱除它，神州大地的锦绣河山就不能重见天日！想至此，心潮澎湃，叫酒保取来纸笔，坐回到酒桌上，乘着酒兴，边吟边写：

英雄事业未曾酬，拿云强捺望湖楼。

百万玉龙初战退，败鳞残甲满神州。

狼烟遍地逼吴楚，浩气冲天贯斗牛。

他日借得上方剑，不斩奸邪誓不休！

朱松看了，击掌叹赏，说：“真是人品诗品，相得益彰，此诗气魄宏大，铁骨铮铮，非邦衡不能为也！”

胡铨又从头至尾欣赏一遍，心中甚觉满意，对朱松说：“乔年兄素来以诗名世，也和一首如何？”

“当然要 and 一首，否则不就辜负了这酒这楼，愧对东坡太守？”朱松心中早就想好了，不慌不忙地写出：

望湖高歌梁父吟，犹如金玉戛商音。

十年勾践亡吴计，七日包胥哭楚心。

冬雪飞飞哀破国，春日融融庆新生。

胸中有誓深于海，肯使神州竟陆沉？

胡铨评道：“此诗也不弱啊！哀而不伤，悲而不颓，忧国之心，跃然纸上，依小弟看，已在东坡望湖楼诗之上了！”

不料朱松却一把扯过来撕了，笑着说：“这种诗只可聊博一哂，不可留作把柄。”

“乔年兄，你也太谨小慎微了！小弟的就不撕，看谁能对小弟怎样！”

两人笑了一回，重新斟酒对饮。胡铨突然想起了一个话题，问道：“听宜之说，令郎是一名神童，而且生有异相，今世罕见，什么时候带来让小弟见识见识？”

宜之是杨由义的字。杨由义少负奇才，出仕前以布衣出入公卿之门；在临安官场上混得烂熟。后以父恩补官，曾在一次出使

金国中以不肯屈膝跪拜全节而归，名闻于朝。他与朱松、胡铨俱是同道密友，这一段时间回老家省亲未归，所以今天没来。

“神童不敢当，不过犬子确实有些怪异之处。”朱松不无得意地说，“就在他那天发生的一件怪事，我至今还是想不明白是天意还是巧合。”

“什么怪事，说来听听。”胡铨颇感兴趣。

“那天清晨，我刚起床，正要去看看临产的内人，猛听得远处爆响震天，我吃了一惊，急忙跑到外面去看，只见天空已红了一边，登高远望，原来是房子后面的文、公二山同时并焚，烈焰腾空，热浪扑面。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救火，却不知从何处下手，因为那场火烧得十分古怪，突然四处起火，救也救不了。一直烧到中午，两座山上的草木尽被焚毁，山形毕露，赫然显现出‘文公’二字！恰巧在此时，犬子出世。此儿从娘肚子里带来两个标记：右颊上有七颗排列成七斗形的黑痣，右耳比左耳长了一截！到底是祸是福，多年来我心里一直在打鼓。”

“哎呀，乔年兄，你真是枉读了那么多书！此乃天生吉相，还用得着心里打鼓吗！你难道真的不知道‘圣人异相’的说法？苍颡四目重耳，舜目重瞳，孔夫子不也生下来身上就长有奇异的黑子，近看象昂星，远看似斗星么？”

“说到孔夫子，我再给你讲一个笑话。”朱松笑着说。

“好啊，小弟最爱听笑话，快说！”

“那一年，我请一个风水先生看地，那风水先生鹤发童颜，飘然有神仙之概。看完地后，问其富贵如何，你猜他怎么说？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他只念了一首诗。诗曰：‘富也只如此，贵也只如此。生个小孩儿，便是孔夫子。’”

“好哇，这哪是笑话，分明是自吹自擂，该罚三杯！”胡铨大呼上当。

朱松连忙分辩道：“真有其事。不过我从来没把它当回事，只看作是一个笑话。”

胡铨正色道：“乔年兄，说正经的，你应该把令郎带到京城来长长见识。”

“邦衡所言极是，”朱松喝了一口酒说，“上个月我已修书让舍弟把犬子送来，前几天有同乡来说，他们是半个月前启程的，算算这两天该到了。”

胡铨说：“早该如此。来了之后通知小弟，小弟会去看他们。令弟还是老样子，不愿出山？你应该劝劝他，当今朝廷正在用人之际，需要岳鹏举、韩良臣这样的将才。令弟武举出身，抱着一身武艺终老山林，太可惜了！”

“邦衡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劝他已不下十回，可每次他总是那一句话：‘自古未有权臣在内，而良将可以立功于外者！’，最近，他还说了一句怪话，说岳鹏举不得好死，韩良臣不得善终。”朱松的弟弟朱桎，字荣年，小朱松八岁，自幼在武夷山拜丹霞道长为师，学成一身好武艺。二十五岁那年，建州开武举特科，广招闽地武士，不论贫富，均可入场演练比试。朱桎夹在人丛里观看，见那一班应试的武秀才尽是些庸碌之辈，有的骑马舞刀，尚未与人交手，自己倒先撞下马来，有一个试箭的武秀才，居然连三十步的箭垛都射不到。朱桎一时性起，进校场登记了个假名，把那武举头名夺了过来。可是，等到试官陪着知州下来要赏他时，他却早就在人丛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“令弟是方外之人，旁观者清，只怕他不幸而言中。若真是那样，那就是天亡我大宋了！”胡铨心情复又沉重起来，闷着头连喝了三大杯满酒，陡地把桌子一拍，“诛灭奸贼，刻不容缓，后日之事，哪怕粉身碎骨，我胡铨也在所不辞！”

“嘘——”朱松竖着一根指头，做了个轻声的手势，“小心隔墙有耳，听说最近满街都是秦桧的爪牙。”

“怕他什么！他有满街的爪牙，我有全城的百姓！”胡铨又把一杯酒猛地一口喝干，再要倒时，朱松神色异常地伸手按住了锡壶。

“邦衡，你喝醉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酒保，会帐！”

“乔年兄，你这是什么话，你我又不是第一次喝酒，这么点……”胡铨还要往下说，见朱松使劲地向他使眼色，并用脚在桌子下面踢了他好几下，连忙扭头，只见两个帽沿压得很低的汉子。站在窗前假意看雪景，不时偷眼往这边恶狠狠地扫视，其中一个下巴上有一道紫红刀痕的汉子，胡铨似觉面熟得很。猛然想起他就是秦府的管家秦中，前不久秦桧还想拉拢自己，曾派秦中给自己送过礼。

胡铨“呼”地一声站起，就要过去质问。朱松慌忙抱住，说：“好兄弟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们还是走吧。”

胡铨猛然意识到自己肩头的重任，吓得酒全醒了。好险！差点为了逞一时的意气而坏了大事。大勇若怯，自己后天就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万万不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什么差错。正在这时，酒保拿着帐单过来了，一共是一两六钱银子。朱松掏出二两银子放在桌上，说声：“不用找了！”拉着胡铨匆匆地下楼去了。

走到湖边，朱松回头一看，糟糕！秦中带着一名打手跟上来来了！两人急忙往宝石山方向走。刚走几步，前面又闪出两个穿着便服，帽沿压得很低的汉子！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只有过断桥上白堤这一条路了！两个人无暇细想，转身往断桥上奔去。秦中和前面的两个汉子会合后，简单地商量了几句，便又分作两拨，秦中带着一名手下沿湖快步而去，另两个汉子则从断桥上追了过来。

朱松和胡铨几乎是在白堤上小跑了，堤上的游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他们，他们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！扭头往右看，只见秦中带着手下也在拼命的跑，显然，他们是想赶在朱松和胡铨之先到

达与白堤相连的孤山的出口，堵住这唯一的出路，两名逃者就插翅难飞了！

朱松和胡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心中不免焦灼起来。茫然四顾，太阳又出来了，高高地挂在天上，可远处仍是白皑皑的一片，湖中结着薄冰，平时游船如梭的西湖，此刻却看不到一叶扁舟的影子！两人有点绝望，意识到逃跑已万难脱身，看来，一场生死搏斗已在所难免。可是，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怎么能对付得了四个如狼似虎的暗探？倘若被暗探抓走，后天的面奏不就泡了汤？两人这时都有点后悔：要是带两个从人出来就好了。

这时，朱松与胡铨已奔到孤山脚下。胡铨在前，朱松在后，急匆匆地在游人中穿行，忙乱中一头撞在一个高个子男人身上，胡铨被弹了回来，倒在朱松怀里，他那肥大的身躯差点把毫无准备的朱松压倒。

胡铨稳住身子，定神一看：大个子，瘦脸庞，长眉毛，大眼睛，一部络腮大胡子，“哎呀，这不是荣年吗？”胡铨惊呼。

“邦衡兄！哥！你们怎么在这里？”来者正是朱松的弟弟朱桎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朱桎带着侄儿刚来到临安，到涌金门内林氏馆舍中找朱松，门房说朱大人出门了，不知去往何方。朱桎便带着侄儿来看断桥残雪，不想正好撞上朱松和胡铨狼狈逃来。

“爹！”朱桎背后跳出一位十岁上下的少年，扑向朱松。朱松一把将他搂进怀中，只简短地向胡铨说了句：“这就是犬子朱熹，小字沈郎。”便急忙转向朱桎：“荣年，快帮我们砍掉尾巴！”

“尾巴？什么尾巴？”朱桎茫然不解。

“荣年，你看后面！”胡铨将朱熹拉进自己怀里，指着来路说。

朱桎抬头一看，见远处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正东张西望地往这边跑来，心里全明白了。

“你们带着沈郎上山，这两个家伙我来对付。”朱桎说完，闪在一旁。

朱松和胡铨立即带着朱熹往孤山顶上攀登。一路上老树枯藤上堆满积雪，越往上游人越少。朱熹被两个大人拉着在铺满白雪的陡峭的山路上拚命地往上爬，感到既害怕又神秘，既惊险又刺激，一颗心“噔噔”直跳。

追赶的两个暗探来到近前，见目标已上山去了，便也跟着往山上爬。爬到山顶，却不见一个人影。正要追下山，背后突然跳出一条大汉，闪电般挥掌砍在后面一个的脖子上，那探子“扑通”一声伏在雪地里就不动了。另一个转身从地上抓起一把积雪，扬手一撒，跟着就是一拳，向大汉胸口捣来。大汉衣袖一挥，积雪尽被卷开，抬腿一脚，交裆踢着，那探子捂着裆腹，刚要蹲下，额头上又早着了一腿，仰面倒在地上，昏死过去。原来，大汉使的这招，在武功上有个名字，叫“鸳鸯拐子腿”。此腿法上下交替，左右配合，或蹬或踹，或圈或撩，成双成对，绵绵不断。精绝此腿法者，与敌交手，敌人不倒，腿击就不会停止，而且一中必定就是瞬间两腿。

这大汉不是别人，正是朱怪。刚才他闪在路旁，待两个探子追过身，便不即不离地跟在后边，到了山顶无人处，跳出来将其打倒，正所谓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
朱怪正要解下暗探的腰带将其捆绑起来，树丛中转出胡铨、朱松和朱熹。胡铨伸着大拇指说：“荣年，做得这么干净利落，真是名不虚传哪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，这么点事算什么！”朱怪谦虚地说，“快来帮帮忙吧，等会怕有人上来了。”

这时，两个暗探醒过来了，恰待挣起，早被朱怪一脚踏住一个，一手按住一个，胡铨和朱松连忙过去帮忙捆了，嘴里满满地塞着从他们自己衣襟上撕下来的布片。朱怪一手一个提着，摔在路旁雪坑里，喝道：“今天留你们两条狗命，在这里好好呆着！等会游客上来，自有人会发现你们。你们记着，今后不许再帮着奸